

論平安文人都良香之形塑與唐代文人軼事之關係*

李育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

前言

平安晚期成書的《江談抄》，是由藤原實兼(1085–1112)筆錄當代碩學大江匡房(1041–1111)言談的語錄體著述，除口述的紀錄外，也夾載大江匡房本人自筆記錄的內容。日本不少名人的逸聞傳說，最早的文獻紀錄都可追溯至《江談抄》一書。這些傳說長久以來一直被當成不可考的稗官野史，在漫長時間的催化之下漸漸形成。

《江談抄》的作者大江匡房與北宋間的關係向來受到矚目，他在太宰府任官時期，向宋商積極打聽蒐集北宋的訊息，是院政期公認最積極與北宋接觸的漢學者。¹他甚至認為自己的漢詩文作品能得到北宋的認同，是能在本國誇耀的榮譽。²日本學界從他的言行推測其作品或許與北宋有某種連繫。

《江談抄》一書以隨筆形式漫錄世間瑣聞、詩壇軼事、詩文評論、典故考據、音訓考訂等，體裁與中國的筆記有共通的特色。此書與北宋文學的關係，可從體裁、詩話兩大方面來看。語錄體的隨筆自宋代開始發展，為北宋筆記的一大特徵；³而《江談抄》是日本首部語錄體的隨筆，也採同樣的書寫形態。第二，《江談抄》的詩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計畫編號：97-2410-H-003-114-MY3)。承蒙匿名審查人提出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 「江中納言〔大江匡房〕談云……又談云：大宋國從高祖以來及當帝九代之由，唐人所申也，在宰府之間所風聞也。」(康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見藤原宗忠：《中右記》，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京都：臨川書店，1980年)。談話的時間是康和五年(1103)，因此當時北宋在位的應是徽宗。另外，文中的「唐人」指的是宋人。

² 大江匡房自言：北宋商人曾說，他撰寫的〈高麗返牒〉文，輾轉傳入宋天子的耳中，宋天子十分欣賞，認為詩中佳句值百金(《江談抄》卷五〈都督自讚事〉)。不過並無文獻可證此事屬實，有可能是宋商或大江本人的杜撰。原文為「又云：自高麗申醫師返牒云，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是則承曆四年事也。其後赴鎮西之日，宋朝賈人云：宋天子有鍾愛之句，以百金換一篇之句也」。

³ 鄭憲春：《中國筆記文史》(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84。鄭憲春認為語錄體筆記起始自宋代，是宋人筆記的一大特色。

話，經過調查，已確認其中的詩話撰寫模式，與北宋筆記中所收載的詩話形態相同。在「論詩及辭」的詩話方面，宋代詩話與唐代不同之處在於，唐人詩話偏重法式，以詩格、詩法的作詩論述為主；宋人詩話則重文學、理論的批評，而《江談抄》「論詩及辭」的詩話也同樣具有此一宋詩話的特色。⁴

在「論詩及事」方面，除撰寫形式雷同之外，⁵部分詩歌本事更是直接取材自唐宋筆記中所收載的軼事瑣聞，如〈小野篁冥官傳說〉、〈菅原道真祭文昇天〉、⁶〈大江齊光詩話〉等皆是。在大江齊光的故事裏，大江匡房甚至顛倒史實，為大江一族中較無名聲的大江齊光撰寫詩話，手法極為粗糙。這些例子在敘事形式及用辭上相同，只替換了人物及時空背景，留下明顯的斧鑿痕跡。⁷

平安貴族重視漢籍，向宋商購買書籍的紀錄多見於日本的古文獻之中。⁸至於平安朝文學是否受到北宋文學影響一事，在此之前並未有一個明確的解答，但透過一連串針對《江談抄》體裁、詩話的考察，使得此書與北宋文學間牽涉的層面漸趨明朗，得知其與北宋文學間的接點，並非詩文詞句的繼承，而是以筆記詩話的形式呈現。至於書中的題材來源，則與唐宋筆記、筆記小說中所收載的詩壇軼事息息相關。除上述傳說、詩話之外，是否仍有其他軼事瑣聞與唐宋筆記或其他中國文獻有所牽連，是筆者關注的重點。

都良香(834-879)是平安前期的知名文人、學者，他眾多為人津津樂道的軼事傳說，在後世的說話集中不斷被轉載流傳。這些古老傳說，最早的紀錄皆來自《江談抄》⁹及大江匡房的另一部作品《本朝神仙傳》。《江談抄》一書中所收載的都良香軼事

⁴ 李育娟：〈宋代筆記與《江談抄》的體裁：說話與筆記的界限〉，《漢學研究》第30卷第2期(2012年6月)，頁71-98。

⁵ 小野泰央：〈十二世紀に至る詩歌論の展開——格式から詩話へ〉，《中央大學國文》50號(2007年3月)，頁35-45。小野泰央曾概觀地點出兩宋詩話與《江談抄》的雷同處。

⁶ 李育娟：〈『江談抄』と冥官篁說話の生成——北宋文学との接点を手がかりに〉，《國語國文》78-3號(2009年3月)，頁22-34。

⁷ 李育娟：〈《江談抄》詩話與北宋詩話〉，《漢學研究》第28卷第1期(2010年3月)，頁101-23。

⁸ 大庭脩：〈平安時代の読書人〉，載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頁40-62。由入宋僧或宋商人舶載入日本的現存書籍目錄可知，平安晚期，購書以四書五經、史書、佛教典籍為主。不過，據藤原道長的《御堂閔白記》記載，長和二年(1013)入宋僧念救回國時贈宋版白氏文集予道長。另外，《宇槐記抄》仁平元年(1151)九月二十四日條，記錄宋商人劉文沖將《東坡先生指掌圖》二帖、《五代史記》十帖、《唐書》九帖交付藤原賴長，可見當時的公卿貴族相當重視宋代書籍，經由貿易往來書籍輸入的管道暢通。

⁹ 中世重新編排過順序的《江談抄》，稱為類聚本系，並加入了一般稱為〈朗詠江注〉，也就是大江匡房所注《和漢朗詠集》摘句的內容。此書中的都良香詩話，大部分取自〈朗詠江注〉，因本論使用的底本為類聚本系《江談抄》，因此除了未被收入的條目外，本論中皆以《江談抄》概稱。

傳奇的篇幅頗多，是大江匡房特別重視的文人之一。本文主旨在於透過比對相關中、日文獻來考察平安才子都良香的傳說，藉以深入瞭解唐宋文學、文獻對平安晚期文學及傳說所產生的具體影響。¹⁰

《江談抄》中的都良香詩話

都良香為主計頭桑原貞繼之子，本名言道，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時，上奏改名為良香。對策及第後歷任少內記、掌勃海客使，官至從五位下文章博士，兼任大內記，為編纂《日本文德天皇實錄》的中心人物。有家集《都氏文集》六卷傳世，現存三卷。部分詩文作品收錄於《和漢朗詠集》、《新撰朗詠集》、《本朝文粹》、《扶桑集》之中。藤原公任(966–1041)所編，收錄和漢名句的《和漢朗詠集》，收有都良香作品十四首，居全書第六位，史傳更以文名「聲動京師」形容這位當代的文壇名人、才子。

都良香的逸聞傳奇眾多，若論容易成為話題和流傳廣泛的故事，首推「羅城門之鬼」。

「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內宴、春暖、都良香)

故老傳云，彼此騎馬人，月夜過羅城門誦此句。樓上有聲曰，阿波禮云々。文之神妙自感鬼神也。(《江談抄》，第四，頁510)¹¹

某個人於月夜騎馬經過都城的羅城門時，隨口吟誦文章博士都良香的詩句，「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住在羅城門上的幽鬼聽到了這一對句，深受感動，不禁發出了讚歎之聲。

這一則具靈異色彩的「羅城門之鬼」，首見於《江談抄》，而後世的《北野天神緣起》、《十訓抄》、《撰集抄》、《體源抄》、《神道集》、《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語園》、《謠曲·實盛》、《日本詩史》、《史館茗話》等皆可見相關的記載或衍生的詩話。「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原收於《和漢朗詠集》卷上〈早春〉，¹²《江談抄》記詩題為〈內宴、春暖〉。依據《日本三代實錄》的記載，內宴舉行的時間為元慶二年(878)

¹⁰ 大曾根章介：〈大江匡房と說話縁起〉，《日本漢文學論集》第2卷(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387–89。大曾根章介另撰有都良香相關的論文〈學者と伝承巷説——都良香を中心にして〉，但主旨在探討〈富士山記〉等都良香其他作品，與本文無直接關聯，故未列入。

¹¹ 《江談抄·中外抄·富家語》，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本論文中的《江談抄》引文，皆使用此書版本，僅於文後注明頁碼，以下不一一注明。

¹² 藤原公任：《和漢朗詠集》，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小学館，1999年)，頁24。都良香此詩的詩題，在《和漢朗詠集》的嘉禎本題為〈早春賦春暖〉，貞和本題為〈春暖早春賦〉。

一月二十日：「廿日丙辰，內宴，近臣賦詩及奏女樂，群臣歡洽，畢景而罷，賜祿各有差。」¹³另外，菅原道真的家集《菅家文章》，則收有當日為內宴所撰的詩序。¹⁴

鬼出現的地點羅城門，也可以寫作羅生門，是平安京的正門。「羅城」指圍繞都城的外郭，中世的類書《拾芥抄·宮城部》記載「羅城門」為「二重門七間」，¹⁵可知城門是二層構造，頗具規模的建築物。

《江談抄》中還收錄了數則這位才子的逸事：

「三千世界眼前盡，十二因緣心裏空。」(晚夏參竹生嶋述懷、都良香)

古老傳云，下七字作者難思得。嶋主弁財天告教之。(《江談抄》，第四，頁511)

此一傳說在後世也流傳極廣，故老傳云都良香所撰〈晚夏參竹生嶋述懷〉一詩中，「十二因緣心裏空」句非他本人所做，而是受竹生嶋神明弁財天指點而成。另二則都良香詩話，一是勃海國使節斷言都良香改名事，一是都良香私通考官侍女取得試題草稿事：

「自有都良香不盡，後來賓館又相尋。」(鴻臚館南門、都良香)

故老傳云，裴感此句尤甚。但作者定改姓名問，凡時人大感云云。(《江談抄》，第四，頁510)

「三壺雲浮，七萬里之程分浪。五城霞峙，十二樓之構插天。」(神仙策、都良香) 件神仙冊問頭春善繩也。良香私通彼家侍女，件善繩作問頭曰頭曰破卻，竊取件破卻紙開讀所作設云云。(〈朗詠江注〉)¹⁶

不過，都良香神妙之文可感動鬼神的美談，後世卻出現二種型態，一是和《江談抄》相同，讚美其詩感人至深，甚至可打動異界的鬼神，如《日本詩史》、《史館茗話》等。另一是羅城門之鬼為都良香續句，下句作者變成城門上的鬼。在此一型態裏，都良香的聲名受到明顯的貶抑，如《北野緣起》¹⁷、《十訓抄》等。

¹³ 菅原道真等(編)：《日本三代實錄》，《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421。

¹⁴ 菅原道真：〈早春侍宴仁壽殿同賦春暖應製并序〉，載山口久雄(校注)：《菅家文章·菅家後集》，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169。

¹⁵ 藤原公賢：《拾芥抄》，收入《大東急記念文庫善本叢刊》中古中世篇類書II(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頁331。木柱與木柱間的距離稱為「間」，為古時計算距離的單位，在平安時代約為十尺。

¹⁶ 伊藤正義、黑田彰、三木雅博(編)：《和漢朗詠集古注集成》第一卷(京都：大學堂書店，1997年)，頁208。此則並未收錄進類聚本系的《江談抄》內。

¹⁷ 《北野緣起》，《群書類從》第二輯卷第十九(東京：統群書類從完成會，1986年)，頁132-33。

《北野緣起》是一部具神道色彩的宗教性書籍，記載菅原道真的生平及逝世後被奉為北野天神的所有神蹟，《江談抄》中的菅原道真逸話，也被收錄進《北野緣起》的天神傳說之中，但內容多經過編者的大幅改寫，呈現與前者不同的面貌。《北野緣起》記載某年春天，都良香正好徘徊在羅城門附近，作了「氣霽風梳新柳髮」的上句後，苦思許久不得下句，忽然自羅城門上傳來鬼唸誦「冰消波洗舊苔鬚」的聲音，為其續句。欣喜若狂的都良香立即趕到菅原道真處，披露此一對句。菅原道真立即識破下句為鬼神之作，並加以斥責，被當面拆穿的都良香羞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北野緣起》的敘事立場，以尊崇成為神祇的菅原道真為原則，在此自然貶損都良香，強調其才華遠不及菅原道真。

《北野緣起》裏將都良香另一則詩話——竹生嶋弁財天續下句的模式，移植至羅城門之鬼的故事上，二個故事結合在一起，成為鬼接續都良香詩句的形式。才子都良香的才華在《北野緣起》遭到嚴重降等。¹⁸

在天神信仰強烈的影響力之下，後世的說話集，如成書於鎌倉時代（1252年）的《十訓抄》，也記載菅原道真識破下句是羅城門之鬼所作，承襲《北野緣起》貶抑都良香的情節。¹⁹另一部鎌倉時代的說話集《撰集抄》，菅原道真雖未登場，故事形態仍維持由羅城門之鬼接續下句的形式，但在《江談抄》中只聞其聲不見其影的鬼魂，受佛教地獄繪等餓鬼形象的影響，在此以著白褲的紅鬼模樣現身。²⁰

在《撰集抄》裏，鬼登場的地點是皇城前的「朱雀門」，而不是京都外城的「羅城門」。這是因為另一部大江匡房撰寫的《本朝神仙傳》中，記載鬼登場的地點是朱雀門。《本朝神仙傳》裏，除了鬼登場的地點不同之外，書中的都良香傳說不再是分散片斷的，²¹而是一篇完整的個人傳記，而且很特別的一點是，都良香以文人的身分得道登仙。這篇仙傳和下節筆者要對照的中國文獻密切相關，茲錄全文如下：

都良香者，洛陽人也。文章冠絕於當世，早遂儒業，紆緋衫居著作。常好山水兼行仙法。身甚驍勇，昔越行馬七八尺。為內記之時，子日携妓妾遊北野。從出羽國進飛驒使，欲給勅符，不知良香在所，依令少內記作。及晚頭良香乘醉適參。少內記視草，良香更不披見，寸寸破却，染筆作文不加點，

¹⁸ 黑木香：〈都良香像の變質と「天神緣起」——鬼の付句をめぐって〉，《国文学攷》（廣島）104號（1984年12月），頁10-19。

¹⁹ 淺見和彦（校注）：《十訓抄》，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東京：小学館，1997年），頁394。

²⁰ 西尾光一（校注）：《撰集抄》，收入《岩波文庫》（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237。假託為西行法師所著。成書年代推定約在十三世紀中葉，下限為1287年，也有在1250年成書之說。

²¹ 大江匡房（著）、井上光貞、大曾根章介（校注）：《本朝神仙傳》，載《往生傳・法華驗記》，收入《日本思想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頁583-84。

其句于今在人口。獻策時密通問頭式部大輔善繩卿侍女，偷其藁草作神仙策。射鵠之人古來雖多，以其策為最。昔書大學柱云：天下狂人都言道。其後彰名，本姓腹赤自改為都。²²後公家不久都有絕訓。本名言道又改良香。鴻臚館贈答詩云：有都良香。北客見之曰：此人必改名姓。後中書王云：差遣異國文章無疑者，良香是也。昔作詩曰：氣霽風梳新柳髮。人誦此句過朱雀門前，樓上有鬼大感歎之。菅丞相者良香所問秀才也。丞相後越預於加級。良香大怒棄官入山。覓仙修法，通大峰三々度，不知所終。百餘年後或人見於山窟中。顏色不變猶如壯年。國史有傳。今記之。

《本朝神仙傳》此一都良香成仙的傳說，也擷錄在中世的《元亨釋書》一書中。²³

傳說京都城門上住著鬼的最早記載來自《江談抄》和《本朝神仙傳》。自此之後，世間便開始盛傳羅城門或朱雀門是鬼的棲身之所，相關的傳說在後世的說話集中不斷地被轉載流傳，故事情節也隨時間的推移不斷增生變化。比較收錄在《江談抄》、〈詠江注〉和《本朝神仙傳》中的都良香逸聞，可發現分述在《江談抄》「故老傳云」的軼事，被大江匡房統合在《本朝神仙傳》中，成為一部完整的都良香傳說。

史實與虛構中的都良香形象

與神仙傳記述相對應的史料

《本朝神仙傳》文末點出都良香「國史有傳」，在這裏指的是《日本三代實錄》中的都良香傳：「良香者左京人，從五位下主計頭貞繼之小子也。良香本名言道，後改名也。姿體輕揚，甚有膂力。博通史傳，才藻豔發，聲動京師。居貧無財，常不舉爨。」²⁴史傳中記載都良香原名言道，後改名為良香，並形容此人「姿體輕揚，甚有膂力」，這和《本朝神仙傳》「身甚驍勇，昔越行馬七八尺」的描述可說是一致的，但這也是二者唯一的共同點。

《本朝神仙傳》的結尾提到，菅原道真以學生的身分應試時，都良香是當時的考官。後來因為被自己曾經試問的學生超越官位，都良香氣得辭官隱遁，遠離京都至吉野南方的大峰山修行仙法，百年後仍有人目擊容顏未改的都良香出現在大峰山的

²² 同上注，《往生傳·法華驗記》補注，頁269、459。本姓應為「桑原」，其父桑原貞繼改本姓為都，子良香改名言道為良香。

²³ 虎關師鍊：《元亨釋書》，《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元亨釋書》本，收入《国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274。「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峰山窟中，顏色不衰云。」

²⁴ 《日本三代實錄》，元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條，頁446。

石穴。依《日本三代實錄》的記載，元慶三年(879)正月七日「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朝臣道真……從五位上」，超越了都良香的從五位下。都良香在元慶三年二月一日提出辭呈，同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年四十六。因此棄官入大峰山、修行仙法的結尾與史書記載不符。

《本朝神仙傳》另一段都良香的逸話是醉寫「出羽勅符」。元慶二年，東北的出羽地區發生動亂，飛驒使急馳而來，等待朝廷頒下出兵的勅符。都良香當時任職大內記，撰寫勅符是公務之一，但在十萬火急的時刻，卻找不到都良香，於是少內記先起好草稿以防萬一。直到傍晚才醉醺醺現身的都良香，看也不看就撕破少內記呈上的草稿，重新提筆撰寫勅符，即使滿身酒氣下筆仍如行雲流水，不作修飾便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膾炙人口的名文。

《本朝文粹》收有上述傳說中的勅符〈應早速討滅夷賊事〉。²⁵《小右記》寬仁三年(1019)五月三日條，也有「元慶二年勅符出羽夷賊事、都良香作」的附注。²⁶《日本三代實錄》記載，元慶二年日本東北的出羽地區發生俘囚、蝦夷之亂，朝廷派遣關東及陸奧當地的軍隊前往鎮壓討伐。動亂的發生與勅符的撰寫雖符合史料記載，但〈醉寫勅符〉的才子軼事除了《本朝神仙傳》之外，沒有其他文獻記載都良香的這段插曲。

都良香與唐代文人的學仙求道

文人都良香雖然被大江匡房列入神仙之列，但實際上他與神仙思想的交涉並不深。都良香除了寫過神山的〈富士山記〉(《本朝文粹》卷十二)，及以神力擊退惡鬼的法師傳記〈道場法師傳〉(《本朝文粹》卷十二)外，與神仙思想有最直接關聯的便是〈神仙策〉一文。這篇〈神仙策〉是他應試時，試官春澄善繩所出的考題。江戶時期的林懋對都良香的〈神仙策〉與登仙說另有看法：「後世好事者曰：良香登仙者，乃是依此策文而誇說乎，都香果不為仙，其卒年見國史。」(《史館茗話》)²⁷松田智弘考察都良香的生平及〈神仙策〉一文，認為由策文內容可看出他對神仙道術有一般的知識，但他另一篇〈弁薰薈論〉(《本朝文粹》卷十二)卻透露出他本身對成仙不抱興趣，而松田智弘也同樣指出都良香的神仙故事應是後世附會的。²⁸

此外，都良香其實是虔誠的真言密宗信者。在《扶桑略記》中也收載了都良香的史傳，前半的記述與《日本三代實錄》相同，後半則敘述都良香的宗教信仰。他潛心學習真言密教，師事東寺的僧正真然和尚，日日勤於念佛：「驛思空門，雅信佛理。

²⁵ 藤原明衡(編)：《本朝文粹》，《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頁143-44。

²⁶ 藤原實資：《小右記》五，收入《大日本古記錄》(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頁143。

²⁷ 林懋：《史館茗話》，收入《日本詩話叢書》第1卷(東京：鳳出版，1972年)，頁335。

²⁸ 松田智弘：〈仙人都良香考——日本の成仙術について〉，載松田智弘：《古代日本の道教受容と仙人》(東京：岩田書院，1999年)，頁407-22。

于時僧正真然住東寺，良香就受真言密教，一遍而記於心。雖勤學業，不廢念佛。年四十六卒。」²⁹

都良香的生涯中與神仙道教的牽涉極為薄弱，可見大江匡房在神仙傳中描述他學仙求道之事乃是虛構。不過在仙傳中構築出的都良香形象，倒是與唐代的文人共通之處。由於李唐尊崇道教，在帝王的推動之下，全國廣設道觀。身處道教空前興盛的環境，接觸道教與道士交遊的唐代文人不在少數，³⁰「唐代文人有的自覺地跨進道觀的門檻成為其中一員，例如賀知章、李白、顧況、施肩吾、李商隱、曹唐——這些人都是在唐代詩歌史上佔有不低地位的人物；而更多的人則是在道教門外——偶爾也步入道觀，去感受那神秘誘人的宗教氣氛」。³¹也有不少詩人醉心於煉丹術，如李白除了親自煉丹之外，也接受了道教的道籙，加入道籍。身處道教氛圍濃厚的生活環境，唐代文人的生活型態、一言一行，不免受到神仙道教的影響。

不過在平安朝，佛教才是皇家、貴族、庶民的信仰中心，在貴族社會裏淨土信仰與密教修法同時並存，稱名念佛與往生淨土亦大行其道。³²自第一個出家的宇多法皇起，陸續有不少天皇選擇出家成為法皇。佛教與平安貴族生活圈緊密結合，滲入貴族社會的生態與文化的底層。³³日本雖然有混合中國道教術法、雜密而成的修驗道，但接觸者多是山林的修行者。

一般文人、貴族對神仙思想的認識，多來自於中國的傳奇志怪等小說；對術法的理解，則來自於雜密、陰陽道中所吸收的道教術法。³⁴即使是對神仙思想深感興趣的大江匡房，他所寫的第一部日本神仙傳記《本朝神仙傳》，成仙者泰半是僧侶或修佛之人，或是像都良香、橘正通等平安朝的文人。有關修行仙法的描述，除了一個煉丹失敗的例子外，其他皆是斷食五穀的辟穀修行，和中國外丹、內丹等包羅萬象

²⁹ 《扶桑略記》，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元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乙酉條，頁130。傳此書為比叡山的僧侶皇圓所編，一說作者為三井寺觀圓。

³⁰ 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621-40；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575-78；胡世慶：《中國文化通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598-99。

³¹ 李乃龍：《雅人深致與宗教情緣：唐代文人的生活樣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177-78。

³² 為了避免與法然所創的「淨土宗」混淆，論中以「淨土信仰」稱之。

³³ 速水侑：《平安貴族社会と仏教》（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年），頁1-2、146。

³⁴ 村山修一：《日本陰陽道史總說》（東京：塙書房，1981年），〈大陸における陰陽道の発祥と推移〉，頁1-19。道教在日本的流傳，還可參考增尾伸一郎：〈日本古代の宗教文化と道教〉，載遊佐昇、增尾伸一郎、野崎高彦（編集）：《アジア諸地域と道教》，《講座道教》第6卷（東京：雄山閣，2001年），頁256-84；野口鐵郎、松本浩一：〈道教の伝播に関する研究〉，載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3卷《道教の伝播》（東京：平河出版社，1983年），頁242-45；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載《道教》第3卷《道教の伝播》，頁3-48。

的修仙術相比，內容可說是樸素的、貧瘠的。這部神仙傳所反映出的，是中國的道教並未如佛教般深入日本社會的實情。³⁵

在佛教全盛而神仙道教氛圍薄弱的社會，道士、道觀皆不存在，道教仙術一般人難以接觸。大江匡房筆下文人修練仙法的情節，其實缺乏社會文化的基礎。就如平安文人模仿中國遊仙詩以神仙為題入詩一般，都良香的修仙情節，也是模仿唐代文人修仙行為的產物。

女性關係的描述

《本朝神仙傳》中有兩處都良香與女性交游的描述，一是「攜妓妾遊北野」，一是密通試問官春澄善繩的侍女。關於後者，大江匡房的〈朗詠江注〉也記述了同樣的內容，但較為詳細。大江匡房以《和漢朗詠集》所收都良香〈神仙策〉的摘句「三壺雲浮，七萬里之程分浪。五城霞峙，十二樓之構插天」為主題寫了一段詩話，「件神仙冊問頭春善繩也。良香私通彼家侍女，件善繩作問頭曰頭曰破卻，竊取件破卻紙開讀所作設云云」(〈朗詠江注〉)。都良香考對策時，春澄善繩是當時的考官，都良香在考前私通考官家的侍女，為他竊取春澄善繩隨手丟棄的試題草稿。在大江匡房的筆下，都良香是一個與女性關係頗為複雜的風流才子。

不過，在大江匡房經手的傳記和傳說之外，同時代或較早的文獻裏，完全看不到這樣放蕩不羈的風流才子形象。如在傳說中與都良香有瑜亮情結的菅原道真，他執筆的《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序》裏，記述編者之一的都良香在書成前因病辭世，去世前仍惦記著修史的工作，予人十分忠於個人職務、認真負責的印象：

至元慶二年，更勅攝政右大臣臣基經，俾命參議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臣菅原朝臣是善等與前修史者，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內記越前權介都朝臣良香，從五位下大外記嶋田朝臣良臣等專精實錄，潭思必書。良香愁斯文之晚成，忘彼命之早殞。注記隨手，亡去忽焉。³⁶

³⁵ 李育娟：〈僧侶の神仙術としての避穀——『本朝神仙伝』を中心にして〉，《詞林》(大阪：大阪大学古代中世文学研究会)第41號(2007年4月)，頁20-36。《本朝神仙傳》與中國的《神仙傳》、《列仙傳》、《抱朴子》相比，兩者的仙人形象有很大的落差。其中僧侶辟穀的記述，來自中國的《高僧傳》、《續高僧傳》、及《大日本國法華驗記》等書中高僧的辟穀。在早期佛教傳入中國時，佛教的高僧形象多與仙人形象混合在一起，而這個混雜後的高僧象也傳入了日本，紮根於日本的宗教文化之中，如《日本書紀》將「神仙」訓為「ヒジリ」(聖僧)，《類聚名義抄》〈佛上七·三〉則有「神仙ノイキホトケ」(神仙活佛)的解釋。具神通力的僧侶或許對大江匡房來說，等同於日本的神仙，因此雖然《本朝神仙傳》在書名上模仿中國的《神仙傳》，但呈現出的是已日本化的仙人形象。實際上奈良或平安前期散見的仙人傳說，都較大江匡房的作品具有更濃的神仙味。

³⁶ 菅原道真：《菅家文草·菅家後集》，頁542。

記載都良香生平的《日本三代實錄》、《扶桑略記》等史書裏，不見《本朝神仙傳》中那些形容他狂傲不羈、恣意妄為的文字，反說他「居貧無財，常不舉爨」。勤儉度日、埋首工作的行徑，和飲酒作樂攜妓妾出遊而耽擱公務相較，兩者間的距離可說是天差地遠。《本朝神仙傳》中放蕩的都良香，反與中國風流才子的形象頗為接近。

中國歷代皆可見蓄妓狎妓的情形，特別是在唐代，富豪之間流行蓄妓，達官顯貴家中伎樂多達數十人，私妓、家妓數量超越前代，且法律並不禁止官吏和妓女交往，「狎妓冶遊成為風流時尚，不論是朋友相聚還是官府宴飲，不論是金榜題名還是落第失意，唐代文人身邊都少不了妓女的身影。文人因名妓而更顯風流，妓女因名士而抬高地位」。³⁷文人名士喜與妓女往來，不但達官貴人養家妓，連文人名士也蓄妓，「追求風流，不僅是文士顯示個人才學、魅力、風度的一種手段」。³⁸如白居易家中有兩樂妓，韓愈納有兩小妾，杜牧也是以放浪形骸、耽溺酒色聞名。³⁹

平安時期的妓女主要是指居無定所的遊女。昌泰元年(898)宇多上皇帶著貴族至郊外狩獵，舉辦宴會時，便找了遊女參與宴席以歌舞助興(《紀家集·競狩記》)。⁴⁰不過日本的風俗民情畢竟與中國不同，官人與妓女不若中國文士般往來密切：

唐宋皆有官妓，搢紳宴會，必召以侑酒，或與妓賡詩，無復畏清議，若杜牧之狂狎，反以為美談。故倡門之遊，雖貴官無憚，金魚牙牌，纍纍懸於歌樓，何其失體之甚也。……我邦官箴之嚴，自古以來，未嘗有如是之弊。或風流之徒，謾傲尤異邦，作贈妓悼妓等詩者，君子國之罪人也。⁴¹

中國文人將與官妓交遊視為美談，津阪孝綽便批評極為荒唐，並強調在日本未見如此誇張荒謬的行徑。而且蓄妓者需要有相當的財力，才能給予對方生活保障。以都良香三餐不濟的經濟狀況來看，帶著妓妾到郊外遊山玩水的敘述頗不合理。

綜觀以上三小節所整理出的資料，由於著墨都良香與女性關係方面的史料不足，因此仙傳中的對應情節是否全為虛構一事在此暫做保留，但都良香的神仙說及任官態度等方面的描述，很明顯與史料完全矛盾，這應是大江匡房為了將都良香納入仙人的框架之中所編寫的情節。另舉一例來說，同樣是《日本三代實錄》的人物傳

³⁷ 李斌城：《唐代文化》，頁423。

³⁸ 周志豔：〈唐傳奇中妓女與文人關係的歷史分析〉，《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頁121-24。

³⁹ 李乃龍：《雅人深致與宗教情緣》，頁152-66。

⁴⁰ 服藤早苗：〈遊女の成立——遊行女婦から遊女へ〉，載《歴史の中の遊女・被差別民謎と真相》，《別冊歴史読本》31.19(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6年)，頁120-29。

⁴¹ 津阪孝綽：《夜航詩話》，收入《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57-58。

記，一位與都良香同時代，擅寫和歌的才子在原業平，在都良香逝世後的隔年(880)辭世，《日本三代實錄》評為「體貌閑麗，放縱不拘」。這位行為放蕩的貴族子弟，後世與他相關的傳說故事或有誇大渲染，但多與他的風流韻事相關，大抵反映出他本人在史傳中的評價。反觀都良香的情形，傳說與史評間的連繫極為薄弱，甚至有互相矛盾的情形。

名人的傳說逸聞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衍生出不同的故事，也許與史實不符，但大抵會與本人的性格、生平事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由以上都良香的文獻史料來看，傳說的部份似乎另有生命似地自行發展，幾乎無法反映出他生前的特質與事蹟，落差不可謂不大。這篇都良香的仙人傳，虛構的成分相當高，應可判斷為大江匡房編寫的作品。

李白與駱賓王的軼事

都良香的傳說既摻有虛構成份，那形塑他的素材、題材又是自何處汲取的？如前所述，大江匡房筆下的都良香形象，與唐代文人頗有共通之處，舉一例來說，《本朝神仙傳》中所見「求仙」、「酒後狂態」、「狎妓野遊」，或在大學柱上寫上「狂人都言道」等狂傲的言行，與李白的個性特質及生涯的著名事蹟頗為相似。⁴²

李白自言「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曾醉心道術，「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⁴³也曾與道士交遊，接受道籙儀式。他常自稱為「狂人」、「狂客」，言行狂放不羈，「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⁴⁴也自述曾仿效謝安帶著妓妾外出冶遊。⁴⁵當然，這些特徵特質在不少著名文士身上也可見到，都良香的形象可以說是趨近某些唐代文士的共通形象，或可說是大江匡房所欣賞的才子形象；而前述「羅城門之鬼」和「醉寫出羽勅符」的逸話又與李白的事蹟、傳說特別接近，「弁財天續句」則與駱賓王為宋之間續句的模式類似。

⁴² 周勛初：《李白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70-439；葛景春：《李白與唐代文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8-37、232-46；葛景春：《李白研究管窺》(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69-101。

⁴³ 王琦(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388、1779。

⁴⁴ 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7。

⁴⁵ 《李白集校注》，〈憶東山二首〉其二：「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頁1362)同書，魏顥〈李翰林集序〉：「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頁1791)

詩成泣鬼神

都良香「羅城門之鬼」的詩話，源頭可追溯至《詩·周南·關雎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文可感動鬼神的概念，在日本甚至被轉化為和歌的理論基礎。⁴⁶成書於延喜五年(905)的《古今和歌集》，由紀貫之所撰的假名序裏提到和歌可感動天地，與眼睛看不見的鬼神。有一說認為，都良香詩可感動鬼神的靈感來自《古今和歌集》的序文。⁴⁷

在詩論或歌論上，雖常見這個論點，不過筆者認為，大江匡房的靈感取材可能來自另一個方向。《江談抄》「羅城門之鬼」的詩話，以「文之神妙自感鬼神也」作結，強調都良香絕妙的文采可以打動異界的鬼神；而在中國，提到「詩成泣鬼神」的詩壇軼事，一般會立刻聯想到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⁴⁸

《本事詩》提到賀知章讀完李白的《烏棲曲》後，讚歎「此詩可以泣鬼神」，因此杜甫贈詩予李白：「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⁴⁹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也提到這則佳話，「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⁵⁰

比起賀知章讚美李白《烏棲曲》可泣鬼神，實際上真的感動了鬼的都良香詩話則別具靈異色彩的趣味性，而這與大江匡房個人對靈異神怪的偏好有關。如他曾認為自己是熒惑星的化身一事，或是將文人小野篁改寫為地府的冥官等等，⁵¹許多特異的

⁴⁶ 紀貫之等(編)、小沢正夫、松田成穂(校注、譯)：《古今和歌集》，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小学館，1994年)，頁17。日本第一本奉勅撰的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成書於延喜五年，此書由紀淑望執筆的真名序，也就是以漢文書寫的序文，便是模仿《詩·周南·關雎序》，並參考了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內容，將這些中國詩論改寫為和歌的理論基礎。另外，由紀貫之所撰的《古今和歌集》假名序，除了將真名序譯出外，也加入真名序以外的內容。「やまとうたは、人の心を種として、万の言の葉とぞなれりける。……力も入れずして天地を動かし、目に見えぬ鬼神をもあはれと思はせ、男女のなかをもやはらげ、猛き武士の心をもなぐさむるは、歌なり。」

⁴⁷ 黒木香《都良香像の変質と「天神縁起」》一文提及此點。

⁴⁸ 孟榮：《本事詩》，收入《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14。

⁴⁹ 《杜詩鏡銓》，頁282。

⁵⁰ 《李白集校注》，頁1781。

⁵¹ 李育娟：《『江談抄』と冥官篁説話の生成》，頁22-34。

言行，讓他成為當代公認的異色學者。⁵²再從目前所知他接觸過的唐宋筆記小說來看，如《明皇雜錄》、《纂異記》、《南部新書》、《隋唐嘉話》、《本事詩》（見後節駱賓王事）等，都是當時平安文人不太接觸的雜書，大江匡房的閱讀傾向顯示，這些唐宋筆記小說中所記載的軼事趣聞，對他而言十分具有魅力。再加上前述大江匡房筆下都良香的形象特質來看，「都良香詩感鬼神」的靈感來源，比起《古今和歌集》的序文，取材自李白傳說的可能性更高。

醉寫

李白的醉寫逸話馳名千古，同樣的，都良香也有「醉寫勅符」的逸事傳世。醉寫的模式最早見於《世說新語》的阮籍故事：「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徒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⁵³李白醉寫的傳說膾炙人口，相關文獻中的醉寫題材大致可分為〈番書〉、〈樂詞〉、〈出師詔〉三類，若對照李白所有的醉寫傳承，都良香的〈出羽勅符〉與以下介紹的〈出師詔〉，在題材性質上是一致的。

一、醉寫番書：醉寫番書題材是元代之後才逐漸成形的，元雜劇中與李白醉寫相關的作品，有王伯成的《李太白貶夜郎》和鄭光祖的《李太白醉寫秦樓月》。到了明代，以李白為主角的故事，多見醉寫番書的情節，最著名的便是馮夢龍的〈李謫仙醉寫嚇蠻書〉（收入《警世通言》）。⁵⁴在唐時雖已有文獻記載李白答番書一事，如「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等，⁵⁵不過，在唐時「番書」並未與「醉寫」這個要素結合。

二、醉寫樂詞：李白醉寫樂詞的故事，見於《國史補》、《本事詩》、《松窗錄》、《舊唐書》、《新唐書》、樂史〈李翰林別集序〉等，比醉寫番書的型態更早出現，如《國史補》云：「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鞵，上命小閤排出之。」⁵⁶

⁵² 如藤原宗忠便曾批評他：「匡房所為，奇也怪也。世間之人為文狂歟。可謂物怪歟。凡件卿依所勞此兩三年來暗記錄世間事。或有僻事、或有虛言。為末代誠不足言也。」見藤原宗忠：《中右記》，嘉承二年（1107）九月二十九日條。

⁵³ 劉義慶：《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55-56。

⁵⁴ 鮑開愷：〈古典戲曲中的「太白醉寫」故事演變初探〉，《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51-54。

⁵⁵ 《李白集校注》，頁1779、1780。

⁵⁶ 李肇：《國史補》，《學津討原》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年），卷十三，頁415。

李白應詔所撰的樂詞名稱，在諸書的記載也稍有出入，《本事詩》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松窗錄》為〈清平調〉，《舊唐書》為〈樂府新詞〉，《國史補》為〈樂詞〉，《唐摭言》為〈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樂史的〈李翰林別集序〉裏，李白醉寫的是〈清平調〉，與《松窗錄》的記載相同。眾多醉寫樂詞的記載，以醉寫〈清平調〉的版本流傳最廣。

三、醉寫出師詔：李白所有的醉寫傳說中，以醉寫〈清平調〉和番書二者最為人熟知，但卻鮮少人知道在李白傳奇中有醉寫〈出師詔〉這一則故事。魏顥〈李翰林集序〉便有〈出師詔〉一事的相關記載：「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⁵⁷李白撰的〈出師詔〉原文並未流傳下來，不過從名稱可知，與都良香所撰出兵出羽的勅符，在性質上皆是軍事屬性。由於〈李翰林集序〉的寫作年代早於樂詞及番書，因此這裏提到的〈出師詔〉應是李白醉寫的最早紀錄，而這也是醉寫〈出師詔〉唯一的一筆文獻。大江匡房撰寫的都良香〈醉寫勅符〉，題材與〈李翰林集序〉的「醉寫〈出師詔〉」題材雷同，而敘事用語上則近似《本事詩》、《國史補》、《唐摭言》。

都良香撕破下屬的草稿，「染筆作⁵⁸，文不加點」（《本朝神仙傳》），下筆成章，沒作任何修改。比起形容阮籍「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世說新語》）的敘事表現來看，「〔李白〕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國史補》），「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本事詩》），⁵⁹「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唐摭言》），⁶⁰大江匡房「文不加點」的用詞遣字與這些唐五代的筆記小說十分近似。他在參考中國小說改寫為日本故事時，有時會留下原文的辭語或構句形式，茲舉一例如下：⁶¹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於內道場，為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南部新書》）⁶²
聖廟昔於西府造無罪之祭文，於山訴，祭文漸漸飛上天云云。（《江談抄》，第六，「聖廟西府祭文上天事」，頁543）

從這一點來看，醉寫題材雖與〈出師詔〉性質相同，但表現上可能參酌收有李白醉寫〈樂詞〉的《國史補》、《唐摭言》、《本事詩》等書，這也符合前述他閱讀的偏好傾向。李白醉寫的傳說流傳極廣，醉寫的題材內容出入也大，但最早的醉寫記述，沒在中

⁵⁷ 《李白集校注》，頁1790。

⁵⁸ 宮內廳書陵部本藏寫本《本朝神仙傳》頁636「作」前有「改」字。

⁵⁹ 孟榮：《本事詩》，頁15。

⁶⁰ 王定保：《唐摭言》，《學津討原》本，卷十三，頁565。

⁶¹ 李育娟：〈『江談抄』と冥官篋說話の生成〉，頁22-34。

⁶² 錢易：《南部新書》，《學津討原》本，頁178。

國成長為動人心弦的傳說，卻在鄰國的都良香傳中出現了繼承者。魏顥的序文，應該是左右醉寫勅符問世的一個關鍵。

駱賓王靈隱寺續句

都良香另一則流傳甚廣的「弁財天續句」詩話，除了《江談抄》之外，還收錄在《體源抄》、《袋草紙》、《古今著聞集》、《撰集抄》、《源平盛衰記》、《太平記》、《東齋隨筆》等書。都良香的原詩摘句「三千世界眼前盡，十二因緣心裏空」則收錄於《和漢朗詠集·山寺》。

「三千世界眼前盡，十二因緣心裏空。」(晚夏參竹生鳴述懷、都良香)

古老傳云，下七字作者難思得。鳴主弁財天告教之。(《江談抄》，第四，頁511)

這一弁財天續句的故事，與駱賓王出現於靈隱寺指點宋之間，為宋接續苦思不得的詩句，可說是異曲同工。此一詩話源出於《本事詩》：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岩峩，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間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⁶³

在題材上較為近似的傳說，有唐錢起的〈鬼謠〉：「〔起〕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暉深嘉之，稱為絕唱。」⁶⁴不過，此一傳說雖也是獲得他者的幫助，但錢起是在殿試時憶起往昔偶得的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並以此十字為落句，這和都良香在竹生島上苦思不得下句，在同一地點獲得他者續句的形式差異較大。

再看都良香與宋之間訪遊的地點，杭州的靈隱寺與竹生島上祭祀弁財天的寶嚴寺，也恰巧皆為佛門廟宇。訪遊佛寺時，詩做了一半無法完成，只能透過他者協助完成詩句。雖然都良香的詩話內容明顯短少許多，但由情節的推展來看，二則故事

⁶³ 孟榮：《本事詩》，頁17-18。駱賓王靈隱寺詩話流傳頗廣，同則詩話亦見於《詩話總龜》、《石林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唐詩紀事》等書。

⁶⁴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一六八〈錢徽傳〉，頁4383。

的鋪陳基本上是一致的。就筆者目前的調查結果，在宋代以前，為人續詩句的詩話形式極少，現存資料中僅靈隱寺一例；而在都良香詩話之前，此一類型的故事也不見於日本，「弁財天續句」的靈感應是取材自駱賓王的靈隱寺詩話。

綜上所述，大江匡房虛構的都良香形象，應是以中國才子的形象，特別是唐代文人的形象為主，配合李白、駱賓王的逸話所塑造而成的。

《江談抄》的言談與李白

前文提到大江匡房在撰寫都良香的軼事傳說上，參酌了李白的事蹟，且自魏顥撰的〈李翰林集序〉取材醉寫的題材。本節進一步探討大江匡房所處的北宋時期，李白詩文集的流通狀況，及其他宋本唐人文集在平安時代的流通情形與重要性，以及大江匡房對謫仙李白的認知。

文人成仙與李白仙傳

有關文人成仙一事，如前所述，在平安朝並不為一般人所熟悉。當時被稱為神仙、仙人者，多是修驗道的山林修行者，甚至是修佛之人。大江匡房在《本朝神仙傳》中所載文人得仙的傳記，有都良香、橘正通等人，可以說是開平安朝文人仙傳的先河：

盧照鄰者惡疾人也。李白者謫仙也。或人問云：以李白號謫仙人之由見文集。是謂文章之體譬謫仙歟，又實以金骨之類歟。被答云，實謫仙也。（《江談抄》，第五，「古集體或有對或不對事」，頁527）

在面對「謫仙一詞是稱讚李白文筆非人間凡品，或是真仙下凡」的問題時，大江匡房回答：李白是真仙降世。

「以李白號謫仙人之由見文集」，是指李白回憶被賀知章喚為謫仙人的往事，「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⁶⁵被稱為「謫仙」，是因賀知章欣賞李白飄逸非凡的文筆：「〔白〕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⁶⁶或是附會李白母親夢到太白星而生下李白的傳言：「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⁶⁷唐代李白與神仙連結的軼事雖多，不過並未出現李白是真仙的說法。

⁶⁵ 《李白集校注》，頁1362。

⁶⁶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二百二〈李白傳〉，頁5762-63。

⁶⁷ 《李白集校注》，頁1783。

大江匡房看似唐突的回答，倒不是他曲解李白文集中「謫仙人」的意涵。在唐代，「謫仙」一詞仍只是比喻，至宋時李白得仙的傳聞才開始流傳，⁶⁸如蘇軾在《東坡志林》提到，「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釣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⁶⁹《侯鯖錄》也轉載了這段內容，「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⁷⁰另外，劉斧的《翰府名談·嵩山見李白》記載，白居易的後代白龜年在嵩山巧遇得仙的李白：

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巾兼幕窳地，步至其旁，樽俎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褒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則唐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⁷¹

其他記載仙人李白傳說的，還有《河東先生龍城錄》。⁷²李白成為真仙之事，至宋時開始被繪聲繪影地大肆渲染。

大江匡房是平安朝中最關注宋朝動向的學者，⁷³他對李白「謫仙」的看法，代表他應該知曉鄰國正流傳著李白成仙的故事，同時這段談話也顯示這位學者積極地想要把文人與神仙聯繫起來，這與他將文人寫入仙傳的立場是一致的。

宋本《李太白文集》與大江匡房

李白《草堂集》，唐時有魏顥、李陽冰、范傳正三種本子，今皆不傳。北宋初年樂史著手整理李白的文集為二十卷，另有別集十卷。後宋敏求得王文獻收藏的李白詩集，又得魏顥所編李白詩集二卷及刻石等資料，彙整為三十卷。此本後經曾鞏考訂先後順序，加以編次。此本在元豐三年（1080）時，為毛漸從蘇州太守晏知止所得。毛將其鏤版傳刻於世，是為最早的刊本。

⁶⁸ 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頁69-78。

⁶⁹ 蘇軾：《東坡志林》（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三，頁57-58。

⁷⁰ 趙令疇：《侯鯖錄》，收入《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06。

⁷¹ 《類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影印，1986年），卷五二，頁907。

⁷² 《百川學海》（臺北：正光書局，1971年），頁524。《河東先生龍城錄》一書傳為宋人王銍所撰。

⁷³ 大江匡房深知宋朝的時勢動向，且反應在他的言行之中。除了向宋商打聽宋國的消息外，也曾自誇自己的文章受到北宋天子的賞識。其他，如當時宋朝盛行飛來峯的傳說，大江匡房便也開始四處宣傳吉野有一座海外飛來的靈山。見李育娟：〈金峯山飛來說と大江匡房〉，《國語國文》77-2號（2008年2月），頁30-43。

藤原佐世於891年編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關李白著作的記載，僅有「李白歌行集三卷」一筆資料，這與宋後所輯本子卷數差異甚大。不知是當時日本存有三卷本的李白歌行詩，還是日人自行輯錄的本子。⁷⁴大江匡房在承德二年(1098)赴九州太宰府任官，太宰府是與北宋商人貿易往來的重要都市，他在當地與宋商交流，一般認為他在太宰府自宋商手中購入了大量的中國書籍。⁷⁵雖然購入的書目不詳，但他赴任太宰府時，宋刻本早已問世，是以付梓鏤刻的宋刻本李白文集，相對地容易取得。而且保存至今的宋蜀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李白文集卷首，即收有李陽冰、魏顥、范傳正等人的序文、碑文。

對大江匡房來說，唐抄本的重要性遠不如宋本。平安朝人大量蒐集中國的書籍，再加以抄寫轉載，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唐詩人文集。在日本本地要獲得唐人詩文集並不困難，但大江匡房仍屢屢向宋商購買唐代名家的詩集，

又被命云：注王勃集，注杜工部集等，所尋取也。元稹集度度雖詭唐人，不求得云云。(《江談抄》，第五，「王勃元稹集事」，頁526)

引文中的「唐人」指的是宋人。大江匡房提到，他曾向宋商購得注王勃集⁷⁶、注杜甫集，獨元稹集至今仍未取得。元稹集在平安朝流傳甚廣，對平安文學也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大江匡房也曾以元稹的菊花詩創作兼明親王(914-987)的詩話(《江談抄》)，故事背後還牽扯到了元稹集版本用字的對立問題。

唐時只有唐人選唐詩集，直至宋時才有注唐人詩文集問世，所以大江匡房想購買的唐人詩文集應是宋本無誤。他十分重視宋本，曾在一次談話中提到〈長恨歌〉中，「夜雨聞猿腸斷聲」的校異問題：

斜谷之鈴者玄宗幸蜀之時，聽斜谷鈴聲思貴妃。夜雨聽猿腸斷聲，猿字可改鈴字。件事昔所披見也云云。僕問云：然者文集僻事歟，又傳寫之誤歟。詳不答。所見書可尋記，忘卻畢。(《江談抄》，第六，「仁和寺五大堂願文事」，頁543)

這裏談到，他從前見過「鈴」字版本的《白氏文集》，所以「夜雨聞猿腸斷聲」中的「猿」字，應改為「鈴」字才對。在日本保存的古寫本《白氏文集》為「猿」字，而宋本則是「鈴」字，從這則談話看得出，若唐抄本與宋本間的用字不同時，他傾向以宋本為正確的版本。⁷⁷間接傳達出他重視宋本甚於唐本的態度。

⁷⁴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証と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年)，頁215。

⁷⁵ 大曾根章介：〈大江匡房と說話縁起〉，頁387-89；小峯和明：《院政期文学論》(東京：笠間書院，2006年)，〈俊頼と匡房——院政初期文学史の断面〉，頁404。

⁷⁶ 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証と研究》頁205有「新注王勃集十四卷」一條，未詳。

⁷⁷ 佐藤道生：〈「朗詠江註」の発端〉，《藝文研究》91-1號(2006年12月)，頁45-63。

宋人的詳實考訂，對學者出身的大江匡房而言可說是耳目一新，更是不可多得的文獻資料，這應是他積極向宋商購買宋版書的原因。不過，從上述《江談抄》的談話中，又可看出對於這些辛苦蒐集來的中國書籍，「所見書可尋記，忘卻畢」，他的態度是不公開的。像這種忘了資料是從哪來的談話，在《江談抄》中還有好幾處。⁷⁸可見他對文獻資料的來源持保密的態度，不願公之於世，卻又藉由這些最新的知識，誇示自己的博學多聞。

結語

都良香史傳中的性格、事蹟甚至是宗教信仰，和大江匡房所經手的都良香傳說，呈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民間的傳說常不符史實，但即使浮誇、荒誕不經，也必有脈絡可尋。在都良香逝後，至大江匡房的作品問世之前，沒有出現都良香的傳奇故事，但在《本朝神仙傳》、《江談抄》之後，相關傳說卻大量湧現，並不斷地被轉載在後世的說話、緣起、詩話、謠曲等文學作品之中。

大江匡房將改編過的都良香傳說，分述於不同的著述：《江談抄》、《本朝神仙傳》、《朗詠江注》之中，並以古老傳說的形式，營造出口耳相傳的氛圍，將自己化身為街談巷說的記錄者。透過模糊撰寫者的處理方式，成功將中國的傳說轉化成平安文人的趣聞軼事。綜觀大江匡房所寫的詩話作品，其背景大部分是以《和漢朗詠集》、《本朝文粹》收錄的詩文為主，研判他可能以當時日本的詩文總集為中心，選擇他需要的篇目，再參考中國詩人軼事，從中取得靈感進行改寫。

《江談抄》是一部敘事片斷、晦澀難解的作品，也因此目前它的研究進展，較其他作品而言相對地緩慢，但透過還原它背後牽涉的文化交流、書籍的輸入狀況等，可見微知著，進一步得知中國文學、文獻對日本平安晚期文壇所產生的影響。宋版唐人詩文集或筆記、筆記小說等，除了已確定少部分書籍輸入日本外，整體而言宋版書在日本的流通狀況仍不明朗，大江匡房的談話雖然隱瞞了不少資訊來源，但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他是在仍以唐風為尊的平安文壇中，第一位重視宋刊本、宋學的學者。大江匡房的詩文著述在日本漢文學中自然有其重要性，但他更大的價值在於可透過這位博學又熱切關注北宋文學發展動向的學者，發掘北宋文獻資料在日本文壇的流動及使用情況，《江談抄》一書的重要性也在於此。今後透過《江談抄》一筆筆文獻的比對分析，相信能更進一步描繪出平安晚期日本文學與宋代文學、文獻交流的輪廓，以及在兩者交流下所衍生出錯綜複雜的平安文學樣貌。

⁷⁸ 大曾根章介：〈大江匡房と說話緣起〉，頁385。

The Legend of Miyako no Yoshika: A Canvass of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Heian Japan and Tang China

(Abstract)

Li Yu-Jiuan

Written in the form of citations, the *Gōdanshō* (GDS) is a classical work that records the speeches of the Japanese author, Ōe no Masafusa. While many of the legendary tales about Japanese celebrities could trace their beginnings to GDS, it has been in turn deemed as a work that imitates the format of writing in Chinese miscellanies (*biji*)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imitation is especially obvious in the story of Miyako no Yoshika. Masafusa chose to base his narrative practice on the Chinese anecdotal tradition, and expanded the legend of Yoshika with details he incorporated from the tales of Li Bo and Luo Binwa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chniques and materials that Masafusa employed in his depiction of the literati in Heian Japan; in addition, it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Yoshika legend with Chinese sources and argues for the influence that Tang-Song literature cast on Heian compositions.

關鍵詞：大江匡房 都良香 《江談抄》《本朝神仙傳》 李白

Keywords: Ōe no Masafusa, Miyako no Yoshika, *Gōdanshō*, *Honchō shinsenden*, Li Bo